

你高中知道的最恶心的事是什么？

上个月，我们班长坐在楼顶天台栏杆上，像疯了一般吼叫着什么，学生挤满了操场，都在围观着这一幕。

班长成绩一向很好，可家里条件困难，生活费已经停了一周了，眼看就要吃不起饭了.....

校长和保安队长都在他身后劝他别做傻事，想要把他拉下来，但周勋情绪激动，每当校长靠近一步他身体就剧烈晃动，仿佛在风中摇曳的风筝，随时都会摔下来。

「秦武滔，你和周勋不是好朋友吗，快劝劝他。」班主任把秦武滔拉上楼，这可是安全事故，班主任额头上全是汗。

秦武滔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少年，留着西瓜头，脸色苍白嘴角微微发抖，好像很紧张的样子。

但不知怎的，我觉得他眼睛里有抑制不住的兴奋。

「要.....怎么劝？」秦武滔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。

「就像你们平时聊天那样，劝他不要做傻事，有什么话下来好好说。」校长拍拍秦武滔肩膀，把扩音筒递给他。

我们学校是这一带最好的私立高中，单从师资力量而言，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，因此招收的学生两极分化严重。要么是权贵子弟，花金额庞大的择校费把子女送进来，秦武滔就是其中的典范，他父亲创立的秦联企业可称作只手遮天的大财阀，业务涉及电子、金融、机械、运输、制造业等众多领域，全球企业市值数千亿美元，。

而另一种学生就是像我和周勋这种，从穷家小户死读书读出来的，来这个学校的原因，很大部分原因是学校会免除我们这些尖子生的学费，如果期末考试成绩不错，还能得奖学金。

有的人，生下来就活在云端，出行坐着豪华汽车，吃的都是进口牛肉，随便一件衣服都是几万块。

而有的人，生下来就陷在泥潭，放学要帮父母干农活，吃的都是剩饭剩菜，裤子上还有补丁。

这两种人能成为朋友吗？我表示怀疑。

开学后秦武滔和周勋坐同桌，本以为秦武滔是那种嚣张跋扈的富二代脾气，没想到他却很有亲和力，下课主动找周勋说话，还请他吃中饭，学校食堂的伙食不错，但周勋家境贫寒，家里还有个卧病在床的妈妈，为了省钱往往点最便宜的菜吃，一顿饭只要六块钱，几乎看不到荤腥。

「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，你平时就吃这个？」秦武滔用筷子挑了挑盘子里的菜叶，一脸不可思议。

「嗯。」周勋是个内向的人，虽然觉得秦武滔的举动不礼貌，也没说出口。

「靠。」秦武滔用力一掀，盘子里的饭菜全部掉在地上，旁边的学生听到声响望过来。

「你干什么！」周勋站起来，声音有点愤怒，从小他的父母就告诉他别浪费粮食，更何况六块饭钱对他而言，也不是小数目。

「你别生气呀。」秦武滔冲周勋笑笑，拿出电话：「我请你吃饭。」

半小时后，一辆布加迪威龙停在学校门口，引起路边的人围过来拍照，车里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他拎着两个箱子，给保安打了招呼后走到食堂，秦武滔冲那男人挥挥手，那男人连忙恭敬地小跑到两人桌子前，把箱子里的菜端出来。

日本和牛肉、清蒸七星鲈鱼、高跷渔夫甜点、鱼子酱巧克力布丁、进口葡萄汁饮料.....大大小小的餐盘摆满桌子。

「吃呀，别客气。」秦武滔把金属餐具递给周勋。

「我.....还是再点一份饭吃吧。」诱人的香味沁入鼻中，周勋吞了吞口水，却还是坚持原则。

「我们是朋友呀，何况我还打翻了你的饭，你别不好意思。」秦武滔语气特别诚恳。

就这样，周勋瑟瑟地拿起餐具开始吃饭，刚开始还只是细嚼慢咽，后来体会到食物给味蕾带来的冲击，原来肉可以这么鲜嫩，奶油可以这么香甜，高级饮料是这么爽口，慢慢的，他的动作开始粗鲁，刀叉不好弄地直接上手抓，狼吞虎咽毫无吃相。

秦武滔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

这种游戏，他已经玩过很多次，但怎么都不会厌倦。

此后一个月，秦武滔每天都请周勋吃饭，全是昂贵的美味佳肴，周勋开始还会客套推辞，后来也适应了，因为秦武滔说过，他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朋友间就是要学会分享。

直到有一天，秦武滔请了假没来学校，那天中午，周勋到食堂打了份和之前一样的饭，枯黄的菜叶和一些青豆，刚吃下去一口，周勋哇的一下全吐出来，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，把嘴里的那些东西全吐干净。

苦、涩，还带着些难闻的腥味，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？

就在此时，周勋的背后溢出冷汗，就像掉入一个冰窟窿，恐慌感渗入到他每个毛孔，难道说，他已经无法再适应之前的食物了吗？

2

「周勋，你别冲动，你看着我，有什么事下来再说行吗？」秦武滔用扩音器对周勋喊。

天台的风很大，秦武滔的刘海被风吹起，眼睛里全是真诚。

听到秦武滔的声音，周勋就像被电触了一下，他身体一抖差点失去平衡，下面的学生爆发出一阵尖叫。

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」周勋的声音因为用力变得嘶哑，像断了弦的乐器。

「我们是好朋友，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好不好？你想想你父母，他们没有你要怎么生活，你想想林老师，她要是知道你这么自暴自弃该有多伤心……」秦武滔背对着校长他们，嘴角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。

周勋瞳孔因为愤怒和恐惧放到最大，他大吼一声，就像野兽受伤时的嘶吼。

秦武滔请了一个星期的假，再次回到学校时，周勋对他的态度殷勤很多，班上同学惊讶周勋的改变，这种改变不仅来自外表的削瘦（估计那星期都没吃什么东西），更来自于性格的蜕变。周勋一直沉默寡言，之前别人和他打招呼，他最多也就是点点头，像块石头生人勿近，但是现在他总是腆着笑脸，和秦武滔说话时带着讨好的表情。

随后的期中考试，周勋的成绩让人大跌眼镜，进校时全班第一，短短两个多月，就落到了三十名开外，教数学的林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。

林老师二十六岁，样貌姣好青春洋溢，是刚工作不久的大学生，她和周勋是从一个小镇出来的，知道寒门贵子的难处，平

时在生活学习上都比较照顾周勋，看到他下滑的成绩有点恨铁不成钢。

「你怎么回事，上课到底有没有听讲，怎么数学才考七十分？」林老师板着脸问周勋。

「我……」周勋觉得惭愧，低着头说不出话。

「你是个考大学的好苗子，为什么自暴自弃，天天跟着那些富家子弟鬼混，人家父母有的是钱，不读书也吃喝不愁，你呢，你有什么资格跟他们玩，考不上大学你就得回农村挑土耕地，你这样对得起你爸妈吗？」林老师脸都气红了，胸口剧烈起伏。

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把成绩赶上去。」周勋小声地说。

林老师脸色稍稍缓和了些，要周勋回教室，周勋刚拉开门准备出去，林老师又要他等等，拿出一袋面包放到他手上，语气中带着些关切：「好好吃饭，你现在是长身体的年纪。」

周勋感受到林老师手掌传来的温度，心里跳了跳，红着脸离开办公室。

这一幕，恰好被藏在楼梯转角的秦武滔看见，他吐出一口烟，心里涌出一个无比歹毒的计划。

到了放月假的时候，周勋站在公交站台等车，天色快黑了，去长途车站的公交车还是没有来，周勋有点急了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赶回乡下老家。

一辆红色限量版法拉利跑车停在他身前，车窗缓缓摇下，开车的秦武滔笑着冲他说：「去哪啊，我送你。」

「不.....不用了。」自从和林老师谈话后，周勋有意和这个富二代保持距离。

「天都快黑了，说不定没车了，上来吧。」秦武滔说。

周勋心里一阵忐忑，只得靠近那辆豪车，尴尬地是他找不到开门的开关，摸了半天满脸臊红的站在车旁，秦武滔侧着身子把门打开，让他坐在副驾上。

「谢谢。」周勋轻声说。

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」秦武滔一踩油门，周勋整个人向后倒去，心跳到嗓子眼，看得出来秦武滔飙车习惯了，在闹市区横冲直撞，那些车主估计是害怕把这车刮了赔不起，纷纷让道而行，秦武滔把音响声音调到最大，在震耳欲聋的匪帮说唱歌曲中摇头晃脑。

「送我去车站就行了。」周勋大声说。

秦武滔不知道有没有听见，只是不停的踩着油门，方向盘以夸张的幅度转着。

半小时后，周勋一下车就吐了，秦武滔在背后笑嘻嘻地看着他，周勋吐完后直起腰一看，他们在一个高级会所门口。

「这是哪？」周勋的心砰砰发跳，觉得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

「跟着我。」秦武滔没理会周勋的发问，快步进去。

天已经黑透了，周勋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，心里很恐慌，只得跟着秦武滔走进去。

这会所门面不大，里面却别有洞天，就像一个古代皇宫，玉楼金阁富丽堂皇，假山水池中还有几只鹤，来来往往的女人都穿着暴露的汉服，露着沟和香肩。周勋只觉得恍惚，好像和现实世界切割了一般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迎了出来，她长相妖艳身材窈窕，身上有股好闻的香味，她挽着秦武滔的胳膊发嗲：「二少爷，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？」

秦武滔指着周勋：「这是我的朋友，把最漂亮的妹妹都叫来，我朋友只要高兴了，包你们三个月的酒水。」

那女人一听到这话眼睛都亮了，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，只过了十分钟，就来了一长排年轻女孩。

周勋只是个农家少年，哪经历过这场面，他想低下头不去看，可内心里本能的东西，让他眼睛发直，盯着那些女孩白藕般的小腿，还有脸上精致的妆容。

「怎么样，有没有喜欢的？」秦武滔问。

「我.....我还是走吧。」象征性的推脱，理性的警戒线早已支离破碎。

「干嘛呀，咱们都是男人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」秦武滔露出亲切的笑容，带着诱惑的口吻。

周勋还是呆在原地不敢动，秦武滔拉过两个女孩，一个大眼睛长头发，穿着红色旗袍，一个娃娃脸大长腿，COSPLAY 着一个动画人物。他把两个女孩推到周勋身边，女孩带着娇笑和尖叫扑到周勋身上，少女的体香和柔软的躯体，把周勋摇摇欲坠的理性彻底击溃。

3

第二天一早，周勋两脚发软地走出套房，秦武滔正在楼下和那个老鸨喝茶，看见周勋走下楼梯，秦武滔招招手，等周勋坐下来后，凑到他耳边问：「怎么样，爽吗？」

周勋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昨天本该是回农村老家的日子，不知道爸爸妈妈有没有担心。

「你他妈的还装什么清高？」秦武滔一巴掌打在周勋脑袋上，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。

「你干什么？」周勋被打的耳朵嗡嗡响，却不敢大声呵斥。

秦武滔把手上的平板电脑甩到桌子上，电脑上的视频，是周勋赤身裸体和两个女孩乱搞的画面，周勋在视频里显得很猥琐，当一个女孩嫌弃他身上有点臭时，他还给了那女孩一耳光，要她闭上嘴。

「要是我把这视频发给学校，应该很有意思吧。」秦武滔直直地盯着周勋，嘴角微微上扬。

周勋浑身发抖，父母期待的神情出现在眼前，他妈妈长期卧病在床，之前为了供他读书，没日没夜地给人家织衣服。有一次针刺穿了手掌，居然因为太累没发觉，第二天才知道手掌化了脓。他爸爸是个老实人，在镇子上打小工，为了省钱中午都不吃饭，后来做事时还把腿摔断了，他们是他们家所有的希望。

他不能出这样的丑闻，不能被退学。

「不要。」周勋想要抢过平板：「不要发出去。」

秦武滔把平板电脑扬在手上：「你他妈有资格说话吗？这几个月你吃我的、用我的、玩我的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把我当傻子，是不是觉得自己贱骨头还挺硬啊？」

「不是，秦武滔，我也把你当朋友。」周勋嘴唇剧烈发颤。

「那你回报了我什么？」

「回报？」周勋说不出话。

「难道我是慈善家吗，无缘无故花那么多钱在你身上，你说你也把我当朋友，你为我做了什么？」秦武滔语气戏谑。

「就是，连我们这些女人都知道，拿了别人钱是要付出劳动的。」旁边的老鸨对着镜子补口红，附和着秦武滔的话。

「你说吧，只要我做得得到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」周勋毫无气势的说道。

不可能的，哪怕只是一顿饭，一件名牌衣服，自己都回请不起，就像踏入猎人陷阱的野兽，周勋无比懊恼自己的贪婪。

「真的吗？」秦武滔表情开始亢奋。

「嗯。」周勋咬着牙答应。

「那好，视频我就先删了，咱们回学校，到时候我再跟你说怎么做。」

星期天，周勋给林老师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想找她补课，提高数学成绩。林老师很高兴，说了自己家的地址，挂完电话后还专门下楼去买水果。

半小时后，周勋敲开了林老师的门，林老师皱着眉问：「你生病了吗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」

周勋勉强笑笑：「昨天熬夜做练习册，没怎么睡觉。」

林老师拿出课本，给他复习之前学习的知识点，周勋感觉自己的心跳就像雷声，紧紧抓着口袋里的那颗药丸，秦武滔说林老师之前在办公室骂过他，所以要小小报复一下，这颗药丸是泻药，让她拉一天肚子。

「你听懂没有？」林老师敲敲桌子，把他从胡思乱想中拉回来。

「我.....我有点饿了。」周勋支支吾吾地说。

林老师带着惋惜看了他一眼，站起来去厨房给他找吃的。趁这个时间，周勋偷偷把药丸放到林老师的水杯里，那个药丸入水即化，很快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林老师给周勋煮了碗面条，在周勋吃面的时候，她喝了一口水说道：「小勋，我们都是从穷乡僻野出来的，知道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改变命运，我一直把你当弟弟看待，有时候说话比较严厉，但都是为你好。」

周勋眼眶红红的，点点头。

过了片刻，林老师脸上涌上一股红晕，手紧紧地掐着自己的胳膊。

「我有点不舒服，你自己看会书。」林老师丢下这句话匆匆走回卧室。

泻药起反应了？

就在这时，书包里的手机铃声响起，秦武滔在那边问：「她吃了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开门，我就在门口。」

周勋脑袋炸了锅，秦武滔为什么会在门口？他半信半疑地把大门打开，就看到秦武滔和五六个面带坏笑的高中生。

「你们.....想干什么？」周勋结结巴巴地问。

「没什么，帮林老师解决需求。」秦武滔得意的大笑，就像得到了最想要的玩具一般。

那些高中生把门踹开，林老师正衣不蔽体的缩在床上，脸色潮红浑身是汗，周勋终于明白了，那些药丸根本不是泻药。那些高中生一涌入内，秦武滔坐在沙发上，叼起一根烟欣赏周勋脸上的神情，周勋手指甲因用力陷入肉里，神情痛苦五官扭曲，他蹲在地上捂住耳朵，不想再听到卧室里传来的声音。

那是地狱。

4

第二天，林老师清醒后选择了自杀，血流满了整个卧室，好在抢救及时，救回了一条命。

此后林老师就疯疯癫癫的，动不动拿刀割自己手腕，最后只得送进精神病院治疗。

周勋再也无法睡一个好觉，闭上眼就能回想起那天的惨状。

卧室里一片狼藉，林老师赤身裸体地扑到他面前，用牙齿咬在他手背，眼里的恨意就像深渊。

「畜生，畜生……」

林老师眼睛血红，声音惨厉震耳欲聋，这个画面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。

所以，他选择了赎罪。

「林老师对你那么好，把你当亲弟弟看待的，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？听说她在精神病院又自残了几次，也不肯好好吃药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好不好，带上那群同学？」秦武滔脸上的笑意越来越盛，除了周勋却没人能看见。

周勋已经声嘶力竭，他的精神也彻底崩溃。

「杂种。」周勋恶狠狠地盯着秦武滔：「我在地狱等你。」

校长和保安队长急忙抢上，可是已经迟了，周勋松开双手摔了下去，楼下爆发出高分贝的尖叫，烈日洒在每个人身上，带着灼烧的味道。

「周勋.....」秦武滔做戏般的扑在栏杆前，脸上布满悲痛的神色，甚至还流下两滴泪水。

「杀人，原来是件这么爽的事情啊？」秦武滔在心里感慨，眼泪停不下来，那是高亢度的刺激带给他的，老师们却没看出来，还纷纷出言安慰他。

那天下午，班主任开了班会，说了两件事，第一件事，这个事故希望大家不要乱传，尤其是跟新闻媒体，要是学校发现有人传讹，立马开除学籍。第二件事，班主任宣布我来当新班长，和秦武滔坐同桌，照顾他的学习和「悲痛」情绪。

「你好。」秦武滔朝我伸出手，热情地打招呼。

「你好。」他的手就像一块冰，这人估计是个冷血动物，我脸上不动声色，露出友善的笑容。

5

「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。」铃声响起，同学们纷纷往食堂走去，秦武滔站起来邀请我。

「好啊，不过食堂的饭菜太难吃了，我们出去吃吧。」我爽快答应他。

「没问题。」秦武滔很满意我的答复，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。

很快就有人过来接我们，秦武滔把我带到一家高级餐厅，要他的管家把人清空，偌大的空间只剩下我们俩人，琳琅满目的菜品很快上上来，有的菜我都不知道是什么。

「吃吧，别客气。」秦武滔把餐具递给我。

「谢谢，我都快饿死了。」我拿起刀叉开始狼吞虎咽，边吃边称赞食物的鲜美，说自己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

秦武滔脸上浮现出笑意，觉得我这个尖子生比他想象中要简单。

很快我们就混熟了，秦武滔是个出手大方的人，隔三差五送我衣服、球鞋、限量版手表.....我来者不拒，每次带我出去吃喝玩乐的时候，我都故意干一些蠢事，让他哈哈大笑。

很快，他就要求我「回报」他，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刻，我需要让他有一种错觉，觉得我是他的掌上玩物，当他完全的松懈之时，我才能找到他的弱点。

「尹沉，我们是朋友吧？」上自习时，秦武滔突然发问。

「当然。」我条件反射般回答。

「如果我需要你帮助，你应该不会拒绝的吧？」秦武滔眼睛里闪出一丝阴鸷。

「只要我做得得到。」我装出一副仗义的表情。

秦武滔拍拍我肩膀，开始跟我讲述他的遭遇，半个月前，一个女生在教室门口拖地，秦武滔在刚拖干净的地板上踩了几脚，那女生生气了，当着众人把秦武滔大骂一顿，秦武滔碍于老师在场，没有当场发作。

「你想我怎么做？」

「你把她约出来，到宿舍后面的那个小林子里。」

「滔哥，那有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更好玩的点子。」我了解他的脾气，对好玩的东西从来不会拒绝。

「哦，说说看。」秦武滔靠近我，很感兴趣的样子。

我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出自己的计划，秦武滔听完后眼睛都放光了，拍着我的脑袋大笑：「操，老尹，你这小子真是天才，就按你说的办。」

那个女生叫做汪娜娜，学习成绩和长相都不错，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怕鬼，估计是恐怖电影看多了，从来不敢一个人走夜路，晚上睡觉都要开灯睡。

下晚自习后，汪娜娜在校门口等出租车，上车后司机问她：
「去哪啊？」

汪娜娜说了地方，那司机咧咧嘴，又问了一句让她头皮发麻的话：「那你同学去哪？」

同学，什么同学？

汪娜娜背后发凉，明明就自己一个人在车里，司机为什么会这么问？

恐惧蔓延全身，汪娜娜被吓得满脸惨白，司机却踩下油门，不再和她说话。

下车后，汪娜娜走进自己家的小区，一个浑身酒气的男人跟在她身后，汪娜娜有点害怕，忍不住加快脚步，那男人醉醺醺地问：「你背着一个人还走怎么快？」

什么意思？

汪娜娜像块木桩楞在原地，想起很多恐怖电影里的场景，难道说，自己真的碰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？

走进电梯，刚按了楼层，电梯缓缓向上的时候灯开始闪烁，汪娜娜此时已经快要崩溃，她双手抱胸蹲在角落，和那些惊悚片的情节一样，电梯果不其然的停在半腰，灯彻底的熄灭，狭隘的空间变得沉闷安静，只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。汪娜娜眼泪顺着脸庞滑下，整个人都在发抖，出于第六感，她觉得有人在盯着她，微弱的手机光亮下，她慢慢地抬起头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 」汪娜娜嘴巴张到最大，极度的恐惧让她疯狂尖叫。

电梯的上面，是一张血淋淋的脸，正恶狠狠地看着她。

6

第二天，汪娜娜请了长假，听说不敢走出房门，整个人都吓傻了。

秦武滔对我的妙计赞不绝口，尤其是他看到电梯摄像头里汪娜娜崩溃乱拍电梯门的模样时，几乎拍烂了手掌。

「老尹，你真他妈是个天生的人渣。」秦武滔用他独有的方式夸赞。

「小意思。」看着他兴奋的侧脸，我若无其事的回应。

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，俄罗斯的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，当所有的人都欺骗你，不断给你心理暗示，你的生活逻辑会被颠覆。

所有人都想吓你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被吓疯掉。

出租车司机、醉汉、藏在电梯顶上的「恶鬼」.....全都是秦武滔的手下，但汪娜娜绝想不到有人能做到这地步。

经此一事，秦武滔对我放下戒备，把我当成他的狗头军师，每次想干坏事的时候，就让我出谋划策。

有一个体育老师，在上课的时候吼了秦武滔两句，他怀恨在心。

我给他出主意，让他找一个妓女去色诱那老师，让那满身肌肉的男人染上性病，无法再回学校上课。

有一个小卖部的售货大妈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过秦武滔，我们把她瘫痪的男人绑在地下室里。

那大妈急的满头是汗，到处找人，却被领班催促回来上班，不然就把她辞退。她那样贫困的家庭，不能丢掉这份工作。

然后我和其它人有意无意给那大妈透露，好像在哪里见过她男人，她终究还是离开岗位，顺着我们的线索找了很多地方，最后却一无所获，绝望地坐在地上嚎哭。

秦武滔对我越来越满意，估计很少有人能满足他的变态习性。

偶然的一天，他跟我说了一件关于他家族的事，也正因为此，我终于找到可置他于死地的办法。

秦武滔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在别人眼里，他是养尊处优的豪门少爷，但在他大哥眼里，他只不过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

秦文佑，他们家族的接班人，多家上市公司的幕后老板，十大杰出青年之首。

秦文佑戴着金丝眼镜，外表非常斯文，说话谦和有礼，但只要一看他的眼神，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比秦武滔更变态的存在（相关故事情节在专栏姊妹篇《高级生物》中有详述），秦武滔在

学校的所作所为，在他看来不过是小儿科。秦武滔的父亲长期在国外养病，秦文佑代替他开家长会，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讲发言，家长会后秦文佑温和地对秦武滔说：「滔滔，带我去你们的学校逛逛。」

秦武滔脸色惨白，小腿不停打颤，却不敢违背他的命令，战战兢兢的走在前面。

路上秦文佑有说有笑，看起来就是个平易豁达的兄长。

到了学校后面的林子，秦文佑收拾起那副伪善的表情，一巴掌抽在秦武滔的脸上，那力道不像开玩笑，秦武滔嘴角都出血了，秦文佑比秦武滔高一个头，把他衣领一提，整个人按在枯树上，秦文佑问：「你给爸爸打电话，让他快点回来，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没.....没什么意思。」秦武滔仿佛被吓懵了，目光都变得呆滞。

「你搞清楚，秦家现在是我话事，要是再让我知道你耍花样，就算爸爸护着你，我也一样让你消失。」

「哥，我.....我错了。」秦武滔撇着嘴，好像随时都会哭出来。

「别来这套。」秦文佑一巴掌接着一巴掌，秦武滔的脸被抽的血红，左边完全浮肿：「我们流的一样的血，都知道对方是什么人。」

秦文佑擦擦手上的血，又恢复成优秀企业家的模样，满面春风的往校门方向走去。

「没事吧？」我递给秦武滔一张卫生纸。

「干！」秦武滔发狂般把我手上的东西打掉，恶狠狠地看着秦文佑的背影：「老子要干掉他，老尹，帮我想个办法。」

7

我最初的计划，是让秦武滔和他哥哥斗得两败俱伤，然后在最重要的关头，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让他的哥哥收拾他。

其中的关键人物，就是秦文佑的司机，一个叫元古的年轻人。

「你约我出来，有什么事？」他虽然穿着高级西装，眼睛却很清澈，应该和秦文佑不是一类人。

「我和你是一类人，都是那伙富家公子的玩物，我们应该互相帮助。」我给他倒一杯茶，坚信自己的判断。

「我和你不一样，跟着秦文佑这么久，我一件坏事都没干过。」他对我还不信任。

「所以你比我更加危险，秦文佑随时都会对付你，你没有和他狼狈为奸，他绝不会信任你。」我直直地盯着他。

「我只是为了赚一点钱，让家里人过得舒服一点。」

「天真。」我露出嘲讽的笑容：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，他们两兄弟都是变态，把别人都看作低级动物，玩弄人性就是他们的乐趣，你不想办法干掉他们，迟早会被他们活活玩死。」

元古陷入沉默，我知道，他的内心开始动摇。

「我怎么相信你是个好人？」他发出最后的疑问。

是啊，我还算是个好人吗，毕竟我跟着秦武滔也做过那么多丧心病狂的恶事。

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」我站起来，打算摊开最后的底牌。

想要和恶魔缠斗，必须要先在地狱中沉沦。

我双手沾满罪恶，只是为了赢得秦武滔的信任，在出其不意的关头给他致命一击。

汪娜娜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看到我们两人，长吁一口气，她把我们都带进卧室，递给我们两杯水。

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？」汪娜娜问。

「只要秦武滔在学校一天，你就不能回去。」我说。

「那我不能一直呆在家里啊.....」汪娜娜跺跺脚，急的眼泪汪汪。

「就快了，再耐心等等。」我冲她笑笑。

我和元古都是谨慎的人，见面之前都调查过对方的底细，他应该清楚我的所作所为，但是他想不到，那一切都是障眼法。

用装鬼的法子吓疯汪娜娜，在这之前我就暗中告诉了汪娜娜计划，所以她配合着在电梯里发狂大叫。

那个得罪秦武滔的体育老师，进酒店前就收到我的短信，然后主动向学校辞了职，听从我的建议去挂男科，让秦武滔能在暗处猖狂大笑。

那个售货员大妈，她老公被锁在地下室，我偷偷地喂给他食物和水，让他不至于饿死，等到秦武滔欣赏大妈的嚎哭模样后，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，我再告诉了她正确地点，并让他们尽快离开这个城市。

我殚精竭虑穷尽心机，一方面迎合了秦武滔的恶趣味，一方面保护了那些被他盯上的「猎物」。

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手段来，想必那些人的下场都会惨上百倍。

「现在，你相信我了么？」

「你想我怎么做？」元古穿上外套，和我一起走到楼下。

风很大，路上的行人都神色匆匆，高楼大厦和五光十色的电子屏衬托得这个城市繁华大气，又有谁注意到，那些消散在风中的尘埃。

计划开展的很顺利，元古收集了很多秦文佑的犯罪资料，包括强奸、杀人、分尸等够他枪毙十次的罪行，我也布置了一个缜密的圈套，让秦武滔收买了很多秦文佑的手下，创造时机让这两兄弟同归于尽。

只是没能想到，秦文佑比我想象的要精明。

元古消失了，如果我没猜错，秦文佑已经对他下手了。

「必须救他出来，他是整件事情的关键。」我的计划被全盘打乱，不由得有点慌乱。

「那种小角色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挂了。」秦武滔无所谓的笑。

「给㗎仔他们打电话问问，滔哥，你想一辈子被你哥踩在脚底吗？」我刺激他的痛处。

秦武滔脸色变得阴沉，开始到处查问元古的下落。

原来元古在送证据到警局的时候被人逮住，现在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，㗎仔说秦文佑吩咐把他做掉。

「沉海吧，这样干净。」秦武滔看了我一眼，对着电话说道。

我连忙坐上车，和秦武滔一路飙车到了那地方，在㗎仔他们把元古丢进大海离开后，派人把他捞了上来。

花了整整一夜，终于救回他的命。

元古费力的睁开眼，医生在他的脖子上打了一针，让他不要乱动，小心伤口迸裂。

「你运气真的很好，要是我们再晚一分钟把你捞上来，你就挂了。」秦武滔说道。

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」元古有气无力地问。

「很简单，敌人的敌人就是同伴，相信你也知道，我哥不会放过你，要是他知道你还没死，肯定还会找人对付你，你不是每次都运气这么好的。」

「你想我怎么做？」

「干掉他，你跟了他这么久，应该清楚他的一些弱点，当然，我会不遗余力的在背后帮你。」

「我不想再掺和进去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，斗不过你们这些有权有势的，你们放过我吧。」元古只是个普通人，看得出来他已经怕了。

「我不强迫你，你自己考虑吧。」秦武滔站起来，从校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拍在桌上。

照片上是一个女孩的尸体，瞳孔放到最大，脖子上有几道渗人的勒痕。

我脑袋炸了窝，这事儿不是秃仔他们干的，秦武滔这个王八蛋，居然背着杀害了元古的亲妹妹，这人已经丧心病狂了，只想把矛盾激化到最大。

元古不顾身上的伤口，整个人扑在地上，发出愤怒的吼叫，眼睛里全是暴戾。

浑身是血的他抬起头，那是恶魔的表情。

所有的事情都乱了套，秦文佑的犯罪资料被媒体公布，在秦武滔的帮助下，元古把秦文佑劫持到一个深山老林，进行了一个星期惨无人道的虐待，砍掉他的五根手指，像畜生一样锁在屋里，每天都只给他吃半顿饭。

而随后，元古做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报复举动。

他在秦文佑的身边自杀，接下来的十天时间，秦文佑没有食物，只能靠吃他的尸体捱过去。

那个不可一世的大公子，在这炼狱般的十天里，神志彻底被摧毁，警察赶到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秦文佑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野人模样，目光呆滞嘴角流涎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

经精神科医生断定，秦文佑精神已经崩溃，无法再承担法律责任，只能送进精神病院。

「哈哈，老尹，这下我们翻身了。」

秦武滔看着电视里的新闻，整个人乐疯了，摇着我的胳膊。

千万亿的家产，这下都到了他的手上。

「妈的。」我在心里暗骂，脸上却在陪笑。

秦武滔退了学，开始接管家里的部分生意，出于论功行赏的考量，他给了我一笔无法想象的金钱，足够我无忧无虑活大半辈子。

我咬牙切齿地把那张黑卡甩进柜子，拳头恶狠狠砸在墙上，墙壁很快就血迹斑斑。

只要我闭上眼，那个女孩尸体的照片就会浮现在脑海里。

「是我害死了她，元古也是我害死的.....」我内心不停忏悔，但这又有什么用呢？

还是我不够聪明，要是我的计划再完善点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。

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死，坏人却能无法无天？

负罪感让我无法入眠，我穿上外套拿起电话，决定舍命一搏。

清晨时分，我把秦武滔从别墅里叫出来，他很不高兴，觉得我吵了他的美梦。

「滔哥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秦文佑是在装疯？」

「什么？」秦武滔猛地回头，眼角微微颤抖：「他能装到这个程度吗？」

「说不定，像他那种人，为了脱罪什么都干得出来，民众是善忘的，过个几年他想办法再出来，到时候你就惨了。」

「那怎么办？」秦武滔额头涌出冷汗。

「做事要做绝，我俩去精神病院把他给做了，以绝后患。」

「好，我打电话给奕仔……」秦武滔拿出手机。

「别。」我按住他的手：「别告诉任何人，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，万一传到你父亲耳中，你就别想再接管生意了。」

说到底，秦武滔的脑子就这种水平，在我的撺掇下，我们溜进精神病院。

昔日的豪门大少爷，此刻正呆呆地望着门口，我们走到他面前，他的瞳孔都没有丝毫移动。秦武滔有点紧张，对秦文佑他有刻在骨子里的畏惧，他拿着绳子不敢动手。

「老尹，你来。」秦武滔手指颤抖，把绳子递给我。

「好，我来。」我咬了咬牙，一拳打在秦武滔后脑勺上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脖子就被绳索勒住，整张脸涨得通红。

秦文佑坐在床上流涎水，好像没看到我们的打斗一般。

秦武滔拼命反抗，力气比我想得要大，就在他即将挣脱绳索时，我急中生智，大喊了一声：「元古！」

这两个字就像惊雷，秦文佑整个人都癫狂了，想必他无法忘记这个名字带给他的痛苦。

秦文佑五官扭曲，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嚼咽声，他弯着腰看向我，就像一匹狼即将扑向猎物的姿态。

「这个人就是元古。」我索性松开手，一脚把秦武滔踹到秦文佑身前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 」秦武滔发出惨叫，我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后退，只见秦文佑要在秦武滔的脖子上，血就像自来水管一样喷出来，秦武滔不停用拳头打着秦文佑的脑袋，但秦文佑仿佛察觉不到痛苦，只是疯狂在秦武滔脖子上咬着，他的牙齿锋利如刀刃。

很快，秦武滔就倒在地上，两只脚微微抽搐，临死前不解地望着我。

想必他还没搞懂我为什么这样对他？

秦文佑咬死秦武滔后，又直直地向我爬来，恐惧蔓延到我每一个毛孔，我不停地往后缩。就在此时，精神病院的保安听到动静赶到，他们七手八脚的把秦文佑制住，几个护士连忙打电话报警，一片慌乱中，我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走神地看着窗外。

朝阳初升，漫长的黑夜，终于被光明打破。

【尾声】

「这几道题你明明会做，为什么要故意写错答案？加上这二十分，这次考试你就是全校第一哎。」林老师拍拍我脑袋，用埋

怨的语气说道。

「我不想当第一名，尤其是在这个学校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林老师瞪大眼。

「林老师，我不喜欢这个学校的氛围，那些有钱有势的公子哥，靠家里捐点钱，就在这学校为非作歹，校长老师们也视而不见，我们这些人就是伴读书童，风头出的越多，身上的麻烦就越多，我宁愿故意少拿二十分。」我吃着口香糖，看着林老师清秀的脸。

「你想法怎么这么复杂？」林老师佯怒地拍我一下：「尹沉，你是不是怪我当初劝你报这个学校？」

「怎么会？如果不是你自己工资资助我，我连初中都读不完。」眼眶有点发烫。

「不需要你想这些，我又不要你还，你好好读书就是了。」林老师冲我笑笑，眼睛里有一些喜悦。

「对了，林老师，以后离周勋远一点，那人已经变了……」我严肃地劝着她，不知道她能不能明白。

「同学间要互帮互助，他最近成绩下滑那么多，我们应该多关心他，你也知道，他家里不容易。」

就在此时，林老师的电话铃声响起，她接起电话说了几句，随后扭过头对我说：「周勋要来这里补课，我就说，他本质上是好孩子。」

「他一个人？」没预兆的，我心里一阵发颤，总觉得不对劲。

「对啊，你回去吧，你爸妈说不定还在公路上等你呢，别让他们担心。」林老师收拾一袋水果递到我手上，要我带回去吃。

我一步三回头地走下楼，抬头一看，林老师站在窗边冲我挥手，阳光下她的笑容很温暖。

那是善良留给我的最后画面，那一天之后，我决意踏入深渊。

PS：联动姊妹篇，秦武滔哥哥秦文佑的个人篇：

<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351086093/answer/1807941482>，欢迎阅读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